

风流图卷

叶弥
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风流图卷

叶弥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流图卷 / 叶弥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11

ISBN 978-7-5302-1880-8

I . ①风… II . ①叶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8315 号

风流图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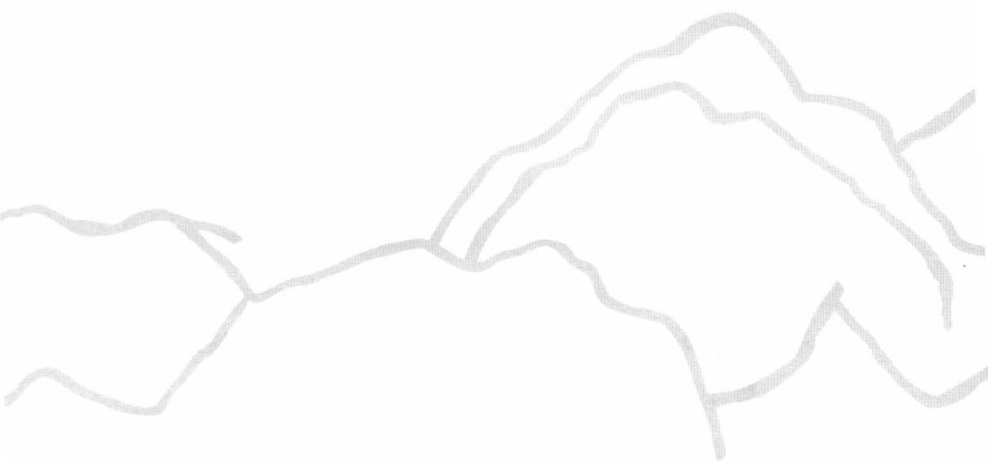
FENGLIU TUJUAN

叶 弥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3.875
字 数 264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80-8
定 价 49.9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上
卷



此处来历不凡，一言难尽。此处繁华绵延，也一言难尽。

单说这里滨湖临江，水网遍布，江、河、荡、潭……湖、塘、溪、湾……有名的何止千条？水流由西向东流淌。也有一些沿长江的河道，受了潮汐的影响，流水顺逆不定。抓一把土壤，油肥松软，春天来临时，插一根筷子都能成活。大山小岛，养活各类禽鸟树草。城里和乡下，庙、观处处可见，处处香火旺盛。大路小路，铺着石板或石子，平坦洁净。一年四季，时花不断，果蔬不缺。穷人和富人，脸上都平和冲淡，语音糯软，没有戾气。见面时，正话未曾言，寒暄需半天。

这是吴郭市，古称吴郭。从三千年前建城到现在，气象安详。

郊外响起了隆隆炮声。炮声浑厚雄壮，在朝霞中震荡，在半空中回旋，一声赶着一声，如天罗地网撒向人间。也像海中之浪拍向沙滩，一浪追着一浪，从汹涌到平静，惊心动魄，余音在心中激荡，久久不散。仔细听，隐隐地带着霹雳，像极了雷声。日出灿烂，半天空的朝霞，锦绣朝霞里洒着太阳的金色光芒，哪里来的雷呢？晴朗天的“雷声”调动起了吴郭人的兴奋激动，我在半醒半梦中听得周围邻居一片欢呼，我还听到我妈那脆生生的嫩梨嗓子说：“礼炮响啦。庆祝吴郭解放九周年啦！落后分子都竖起耳朵来听听吧！”

她唱起了国歌，她那细尖的嗓音居然憋出了浑厚的中音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她站在我的门口，身上裹着我爸的军大衣，两条细白的长腿戳在外面，庄严地看着我，一边唱一边用拳头擂门框，打出有力的节拍。她指着我说：“落后分子，快唱起来。”我没理她，翻了个身。我爸爸的声音飘到我的耳朵里：“你干吗老是要跟孩子过不去？她受到的打击还少吗？”

我在我妈的歌声里又睡了过去，我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妈，她不认可我，我不在乎。虽说外面喧嚣声不断，这一觉，我还是迷迷糊糊地睡到了七点多钟。听得有个乡下口音在我窗外轻轻地唤我名字，急切，但又温柔得像小鸟一样。我心里猛地一荡，人还没醒透，就坐了起来，半跪在床上，把窗户打开。

张柔和站在窗外，见我开了窗子，伸进手来摸摸我的脸。我妈打小就不爱劳动，那手却不像养尊处优的手，骨节肥大，

青筋毕露。张柔和五岁就下地干活，去年到我的柳爷爷家里帮佣后，也是里里外外什么都干，那手，倒是出奇的圆润，指尖纤纤，像小婴儿努起的嘴。

吴郭的城乡口音差别很大，张柔和聪明好强，早就练出一口标准的城里口音了，只有在她十分着急的时候才会露出马脚。我等着她说话，她却捏着自己的大辫子迟迟不吱声。我跳下床，光着脚跑了出去。我爸端着印有“111”部队医院字样的搪瓷茶缸，在院子里看一株春兰，此花又名“贝氏春一品”，是贝家送给柳爷爷的，贝家人丁兴旺，出了许多人才，贝聿铭是其中的一个。

我爸说：“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啊？小姑娘要举止有度。”

我说：“张家姐姐来找我，不肯进来，我去拉她进来。”

我爸手上的茶杯一动，我以为它要掉下来碎在地上，这样我妈就会一天不开心。但是我爸比我想得要狡猾，他把茶杯稳稳地放在院里的石凳上，说：“哈，我上班啦。”于是我妈不愉快的一天就这么烟消云散了。他走了，我妈也哼着歌高高兴兴地去市妇联上班了，她在单位人缘不好，可能她太过争强好胜吧。她从不在乎别人对她的意见，她只管每天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又快又好。她不仅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了，还常常把属于别人的那份工作也做了。奇怪的是，从来没人与她当面论个长短，只在私下表达不满。吴郭人温良恭让，多数时候都这么含蓄。

张柔和难得上我家的门，我妈不喜欢她。但我喜欢她，我

要把她拉进我家里去，让她尝尝昨天真味酒楼送来的野河鳗。我妈昨晚上一个人先吃了下半条，正要吃上半条时，我爸用筷子夹住了她的筷子，止住了她。所以我今天中午有半条河鳗吃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恰好昨夜梦到了张柔和，她在梦里就像现在一样，粉红的脸色，穿着她最喜欢的那件粉绿细布大襟衫，小立领敞开没扣。油光水滑的一条大辫子拖到膝盖。草绿色的军便裤，是我求了我爸从军医院里弄出来的。清油一样的太阳光照着她，把她照得像一碗放了红绿丝的绿豆汤。

张柔和连忙迎上来说：“小祖宗，你怎么光着脚跑出来？”她脱下她脚上的布鞋给我穿上，然后看着我，嘴唇哆嗦起来，说：“哎哟，出大事了，你姑姑在香炉山上自杀了。你爸妈在家吗？哦，不在。”

听到死亡的消息，我第一反应不是害怕和悲伤，而是尴尬。我把姑姑当成我的老师，老师是不能有自杀这种脆弱行为的。

张柔和说：“那你就在这里等着吧。等会儿你柳爷爷过来接你去香炉山。”她定睛看了我一下，把我搂过去，亲了一下脸，说：“你就穿着我的鞋吧，改天再过来还我。我弟弟张风毅也到柳家帮忙了。你过来看看他。他是个诗人。”

她脱下布袜放进裤子口袋，光着脚走了。这位赤脚大姑娘腰肢婀娜多姿，大辫子随着走路的节律像岸边的水一样晃动。

从清晨五点开始，各式各样的声音持续而来。先是巷口的

那条无名河边，来了大队人马填河。吴郭市多河，市内市外河网遍布，有时候，从一个狭窄的安静的巷口走进去，里面竟然藏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池塘，池塘边有码头，有“老虎灶”，有洗衣的、挑水的、游玩的……这场填河运动持续了一个月，吴郭市内填掉了十几条大河。我家边上这条，填得很费力。这条河不宽，但是很深，填河的人们把河水一段一段地抽干，再从别的地方挑来泥土填进去。

填河的喧嚣声过后，是郊外驻军部队的礼炮声，我妈的唱歌声。然后是一群小学生敲着脸盆捉麻雀。炼钢铁的也来了，是居民委员会的人，他们在军医院家属大院后面的空地上造了一个炼钢炉，家属大院边上有一座财神庙，炼钢炉的砖头统统来自这座小庙的墙壁。这时候，军医院传达室的王来恩开始放鞭炮庆祝解放，我能想象他趿着鞋皮，揉着惺忪的眼睛，一边放鞭炮，一边准备与人拌嘴。这些声音都不如张柔和的话那么震撼，我在鞭炮声里颤抖起来。我三岁时我的姑姑就到香炉山上出了家，我们虽说很少见面，但她经常在山上写信给我，告诉我山上的各种事，山上有什么树，山上什么野花开了，有什么样的鸟儿。光是各种鸟儿的图谱，她就给我画了三十多张。野花野树的图谱更多。

军医院家属大院门口，一群盲流进城的孩子突然打起架来。为了争抢垃圾箱里有用的垃圾，他们经常打架。我认识他们，里面有一个圆脸的男孩，他没有名字，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“阿

圆”，他总是跑到我家厨房后面闻烧菜的味道。阿圆此时手上抢了半把剪刀，高举过头顶，满脸通红，向我叫喊着：“阿姐，好阿姐，给我打个条子。”

阳历四月份了，他还穿着一件破棉袄，解开了扣子，里面什么也没穿，棉袄两扇前门襟欢快地左右扇动，脖子上挂了一串白玉兰花苞。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一截铅笔头。我打起精神，按例给他写上：

剪刀是捡来的。

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

孔燕妮

我很喜欢这个小孩，有一般小孩没有的正确思路，他将来不会混迹在捡垃圾的人里面。他拿了有我签字的纸条，飞跑着远去了。旧货收购站里的人认识我的字，有了我的签字，说明送去的东西不是偷来的，他们马上就会收下来，也不会克扣他的钱。阿圆一路狂奔而去，有力的脚步和矫健的腰臀全都在叙说着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故事，让人看了不由得安心起来。

至于我，为什么有这个权利？我也不是太明白，反正从我懂事起，我就到处受人尊重。在这个城市里，只要我说出我是住在“111”军医院的孔燕妮，我就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我妈妈告诉我，她生我的时候，在吴郭市中心的省立医院疼了一天一

夜还没生下来，这时候天上响了一声炸雷，我就在炸雷声中出生了。问题不在炸雷，在于当时是一个晴朗的傍晚，炸雷过后，天上凭空出现一道彩虹，端端正正地悬在产房的窗外。那一天，全吴郭只有一位婴儿降生，那就是我。人群络绎不绝地前来医院，看到我的人出去说，我长得有几分像观音。好些人在医院外面烧起了香，还有人祭起了香坛，说我是天上的彩虹仙女下凡。当然这是封建迷信，现在是新社会，政府不提倡这一套，但大家私下还在信奉。连中国的四大名著里都充塞着迷信思想，能怪老百姓相信迷信吗？柳爷爷每当提起这件事就一脸的不屑，他说愚昧的人民靠迷信麻醉灵魂，什么时候人民靠科学支撑灵魂，这个国家才有真正的前途。

我这个“彩虹仙女”被阿圆这么一打岔，心里开朗了一些。回去换了鞋，吃了我爸爸煮的山芋干稀粥，又出来等柳爷爷。

快近中午，我爸爸过来找我，递给我一封信，说：“你姑姑吃了有毒的草，分量不够，活过来了。养个几天就好。柳爷爷让你去他家玩玩，车子停在医院门口。你把这封信带给他，我前几天写的，还没来得及给他。”

我回去拿了张柔和的鞋，包在我爸爸用过的一张宣纸里。

柳爷爷的吉普车停在“111”军医院门口。他也不喜欢到我家里来，因为我妈也不喜欢他，说他爱好女色，是个下流坯子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吉普车旁的大柳树边上飞起几只夜莺，它们藏在河边的矮树丛里。矮树丛边上有一座金山石砌成的石拱桥，

高拱着半圆的背。桥那头是一座两层木楼的茶馆，冷冷清清的，挑着一面垂头丧气的小旗。远远的有一只小船摇过来，忽然停下。沿河的人家，有一扇后窗打开了，吊下一只旧篮子。船上站起一个人，把一捧蔬菜放进篮子里，那篮子慢慢悠悠地朝上升起。大马路上传来公安人员清道的高音喇叭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驾驶员是市政协车队的小马，我们也认识。他穿了灰衣裳，脖子上系了一条黑白小点的布围巾，就像一只野鸽子。他说：“柳爷爷让我接你过去玩玩，反正你生了病休学嘛。”

我对小马说：“我不是病人，不用你的车，自己慢慢走过去也就一会儿工夫。”

小马一笑说：“很倔强嘛，我佩服！”

太阳当头，浑身的汗毛都暖洋洋的，像漂浮在温暖的海洋里。一个早晨喧闹下来，现在安静了。河边来了一群干部模样的人，站在那里轻轻地说话，填河的民工站的站，坐的坐，都放下手中的活计等待着什么。忽然，那群干部模样的人朝大马路走去了，民工们轰的一声炸开了锅，发一声喊，四下里纷纷散开远走。我拉住一个民工问他怎么一回事？他慢悠悠地说：“小姑娘，这河不填了，留着给你淘米洗菜用。我们也不想干这个活，工钱都拿不到。”

大马路上又响起公安人员清道的声音。

这条无名河就这样保留下来了，它清水泠泠，一眼望得到

底。妇女们在这里淘米，掉下的米粒沉在河底，引来许多鱼儿。鱼儿和米粒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鱼儿吃在肚子里的米粒，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夏天孩子们在里面游泳，溅起的水花像珍珠一样。

从我家里到柳爷爷家里，走着过去也只有半个小时，医生告诉我，风和日丽的时候，多多走路和晒太阳。

刚到柳爷爷家的路口，远远地就见张柔和在门口转悠着，手搭着凉棚朝路口张望，见了我，辫子朝后一甩进去了。她是个矛盾的大姑娘，舍不得放下手上的活，也舍不得我一个人走过来，只好里里外外地跑，见我到了，赶紧进去忙她的活了。

柳爷爷并不是我的亲爷爷，他是我爸爸的干爹。我爸爸三岁死了亲生母亲，二十岁时亲生父亲也病逝，他的精神就一直依靠着柳爷爷。但我爸爸受他的影响不大，平时两个人除了嘘寒问暖，思想上并不多交流。倒是我，和柳爷爷无话不谈。走到大门口，不知哪里冒出一群孩子，跳着脚朝柳家的红漆大门里吼叫，唱着自编的顺口溜：

右派右派，见多不怪。右派右派，妖魔鬼怪……

知识分子，看不起人。前头挂灯，后头挂盆。头上戴帽，脚上穿针……

我还没采取行动，柳爷爷出来了，手里拿着粽子糖，分给小孩子们一人一颗，说：“我们家没有右派，到别处喊去吧。”

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手里还留着一颗，是给我的。

柳爷爷是市政协副主席，诗人，书法家，园林学家。叠石理水，在园艺方面是个人才。他喜欢收藏，他的收藏五花八门，从各类杂件到正儿八经的书画和瓷器……他还喜欢收藏珍贵的树木花草。此时他家的北院门正敞开着，几个搬运工忙着从外面运一棵茂盛遒劲的白松进去，白松上面带着一只旧鸟窝，他上前一手护住这鸟窝，一边叫叫嚷嚷地提醒搬运工别把鸟窝碰坏了。

这个园子他买下不久，占地二十八亩。他给自己的宅子起了个名字就叫“廿八斋”。他说他喜欢年轻姑娘，所谓的“二八佳人”是也。“廿八斋”，听上去就如说一个姑娘的年龄——二八(十六岁)哉。

“廿八斋”原先是中西合璧的园林式建筑，分前后院和中院三个部分。前院有轿厅、照壁一类中式的玩意儿，中院有一幢民国风格的红砖小洋楼，后院是一个大花园。后花园里高耸着假山群落，假山群上有一座明式雕花小木楼。小木楼在吴郭城挺有名气的，人称“鬼楼”，梁上吊死过一个抗清名士。吴三桂引清军入关，多尔袞带着清朝顺治皇帝迁都北京时，为表示不投降清朝的决心，这位名士就与自己的一妻一妾吊死在小木楼里。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作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，又有一句老话说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。总之，活着比什么都好。所以后

人都说他的死毫无意义，对他的死因不感兴趣，反而对他鬼魂的传说津津乐道。据说他死了以后魂魄不散，常与鬼妻和鬼妾在楼里吟诗作句，吹拉弹唱。柳爷爷买下“廿八斋”的那天，特意写了一篇祭文，备了香烛去祭他。柳爷爷作的祭文如下：

呜呼哀哉！商角不和，徵羽不配。一介书生，报国捐躯。夸父追日，精卫填海。忠贞不贰，矢志不移。神歌鬼泣，天摇地动。生前郁郁，死后有乐。地狱无光，人间有暖。天若有情，助尔逍遥。

柳爷爷一边烧祭文，一边说：“听说你在这里过得快活轻松，我也替你高兴。做鬼的人四处为家，你不介意换个地方玩吧？我实在怕鬼。”

柳爷爷住进“廿八斋”后，觉得它气氛阴森可怖，到了黄梅雨天，一走进来，就觉意志消沉，了无生趣。他让工匠拆了前门厚重的照壁和东西两间厢房，运来一座高耸的太湖石立在那儿，代替照壁的意思。后花园里有一条小河，是活水，通红军路边的落兰河，听说落兰河底有水下河网，一直通到蓝湖。柳爷爷把后花园里的小河一直挖到石屏那边，河边遍植小湖石和奇花异草，河里种满荷花。这种开门见水的布局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只有我柳爷爷才干得出来。

柳爷爷评价他的设计：简洁畅快，阳光满地，出奇制胜。

典型的不对称的审美趣味。

野猫们挺喜欢他新的庭院构思，它们成群结队出现在河边抓鱼，不狩猎的时间里，它们懒洋洋地躺在“鸳鸯戏荷”铺地上，收起猫科动物特有的伸缩自如的利爪，用嘴巴梳理毛发，它们一生中要花六分之一的时间清洁自己。只有个别的猫，吃饱了不关注自己的仪表，还是去抓鱼，抓上来放在岸上，在鱼身上拍拍打打，把鱼们惊得乱跳一气。看到人来，它们还挤眉弄眼。猫们这样顽劣，柳爷爷也生气，有时候他用大白话骂它们：“小赤佬，你们吃饱了撑的啊？”有时候他又用文言文谆谆诱导它们：“子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。乐无远虑，忧之将至。”这句话是说，孔子钓鱼只用钓竿不用纲网，只射飞鸟不射归宿的鸟。如果只顾快乐不考虑将来，忧虑马上就会来了。

他不允许家里人撵打这些野猫。谁要打，他就说：“不要打不要打，我是属猫的。”中国人十二生肖属相中，从来没有过猫的身影。但是既然他这么说了，别人也就不敢再与野猫过不去。

“廿八斋”的后院门口，是一条大街。解放前叫仁爱路，解放以后改为红军路，是吴郭城里最宽阔的大马路。红军路上长着高耸的法桐，一到晚上，树上各种鸟雀齐鸣，白头翁、夜莺、八哥、相思鸟……引来一些年轻人用弹弓和猎枪打鸟。柳爷爷气势汹汹地跳到那帮年轻人当中，拍着胸膛，声称自己是属鸟的，谁再敢打鸟吃，他就不客气。他也有枪，不相信的话，试试看。那帮年轻人私下里说，这个老家伙太狠了，他说他属鸟